

皇朝經世文新編

皇朝經世文
新編

逸五氏觀



光緒辛丑冬仲月
上海日新社石印

敘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新舊者固古今盛衰興滅之
大原哉是故衣服不新則垢器械不新則礙車服不新則敝飲食不新則餒取傷生血氣不新則穢慕立死天
之斡旋也地之運轉也人之呼吸也皆取其新而棄其舊也新相知之樂也新婚姻之佳兒婦也新沐浴之舒
身體也及夫追懷故舊則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厭故者也矧子撫有廣土眾民而為天子將濟煥耀
大業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先與民
變革焉立權度量考文章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變犧牲其大經也豈聖人好為更張哉以為
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開新治者不顯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樂自
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進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
是之謂新國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夫聖賢之稱古昔先民過于今之所謂守舊之士也遠矣及其
論治則曰新民新國豈亦猶夫人之情歟且夫不新之國其君驕以偷其臣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
廢其器惡其氣則厭絨老溢其屋室城池郭邑官府姜園街衢園臺沼榭采皆湫隘囂塵沮洳灌莽卑污迫
穢黃禍驚沙遊曠其方則憂額疾首不可終日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國其君明以仁其臣忠
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瑩其氣則華郁縝紉其屋室城池郭邑官府姜園街衢園臺沼榭采
皆瑰璋麗飛朱華高曠平夷洞達光燭炤燭叢裏其鄉則心曠神怡樂以忘返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
夫能新則如此不能新則如彼太古之國今無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為國開新者與守舊者滅開新者強守
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強甲于五洲豈天之獨眷顧一方民哉往當考之實自英人培根始
也培根創設獎賞開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製新學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分若于大地諸國效

之舍舊圖新朝更一製不昕夕而全國之舊法盡廢矣不旬日而全球之舊法盡變矣無器不變無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為重生之日蓋重之也中國號稱文明之古國也綿駘二千載涉歷廿

四朝政治學俗若出一軌負床之孫已誦大學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頂肯相望熟視無覩有若可刪也

革其舊念之汚因荆公于是二千載哲辟英相咸以變更成法為戒無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積弊行尸走肉而

已以二萬里之大四萬萬之人乃至學無新理工無新製商無新術農無新具任彼開新者之奪吾利權割吾

土地扼吾生命而守舊之徒且哓哓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國不當效也豈知吾之守舊固為先聖之所深

惡痛絕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往嘗竊取斯旨作變法通議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于新民之

義者為一編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擇焉卒卒未暇末之作也吾友麥君曼宣過海上出其經世文新編相

示某已讀竟乃喟然歎曰其庶幾乎孔子新民之義哉書分通論君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商

政幣制稅則郵運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二十一門中多通達時務之言其于化陋邦而為

新國有旨哉某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閭閻于天下而致為人役又喜麥君之書條理精密足以

開宇舊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興也故言為國之新舊關於興滅以序其端戊戌正月敬

皇朝經世文新編總目

通論卷一上

通論卷一中

通論卷一下

君德卷二

官制卷三

法律卷四

學校卷五上

學校卷五下

國用卷六

農政卷七

礦政卷八

工藝卷九

商政卷十上

商政卷十下

幣制卷十一

稅則卷十二

郵運卷十三上

郵運卷十三下

兵政卷十四上

兵政卷十四下

交涉卷十五上

交涉卷十五中

交涉卷十五下

外史卷十六上

外史卷十六中

外史卷十六下

會黨卷十七

民政卷十八上

民政卷十八下

教宗卷十九

學術卷二十上

學術卷二十下

雜纂卷二十一

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上目錄

通論

敬陳管見籌自強之計疏

請飭廷臣直諫疏

時務論

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疏

變法自強疏

培養人材疏

原強

闕名

闕名

闕名

薛福成

胡燏棻

陶模

嚴復

通論

敬陳管見籌自強之計疏

闕名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少更憂患長從軍旅近則鋒鏑餘生久櫻痼疾自問平生無日不在憂危困苦之中目覩時局艱難內患外侮伏於無形我 皇上冲齡踐阼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日理萬幾臣受恩深重自愧不能稍分 宵旰之憂耿耿此心如負重疚每當中夜徬徨為國計民生通籌大局誠有亟宜自強不容一日稍緩者然如購備船砲廣儲軍火籌畫餉需似自強矣而非自強之根本也論今日之時勢譬猶大病之後元氣久虛治表尤須治裏又如樹木欲其枝葉茂盛必先培養根本臣不自揆妄抒愚懇之見熟籌自強之策請為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一曰清吏治州縣親民之官最關緊要苟不得人即為地方之害卑污貪鄙固當參革究辦庸沓委靡亦當分別降調兵燹以後民生多困實由吏治多疏各省候補人員流品不一大吏往往優容不知優容於知恥者尚可激勵自新優容於不知恥者適足以養成不肖近來各省風氣往往因候補人員擁擠輪署州縣而實缺轉少從此官常愈壞百姓之受禍愈酷何也官員之署事譬之住屋之租賃自家住宅稍有破壞急急補治責無旁貸故也若借居數居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意糟塌圯屋作新久之輾轉租賃勢必至棟折榱崩而後已今之委署人員大率類是天下百姓具有天良豈肯甘心悖逆從前叛逆滋事之地非地方官貪酷逼迫即地方官寬縱顛預此中消息甚微關繫甚大欲求州縣之得力全在統率之得人督撫者通省之統率也司道者各府之統率也知府者州縣之統率也從前承平之時 朝廷視知府甚重 京察一等人員道府並用凡擢任知府者屬吏之賢否黜陟得操其權頗得上下

相維之本意近十餘年來知府之權輕矣各州縣於司道督撫分位懸殊情事扞格其中貽誤實非淺鮮臣愚以為欲辨州縣之賢否必專責成於知府各省知府果能勤慎廉明嚴察屬吏於賢者准密保於不賢者准密參仍由督撫司道詳確考核總以有實據為主不逞私臆不拘情面吏治一清天下何患不治擬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廣求循吏久於其任勿以委署為調劑之具庶不至視官為傳舍而吏治日有起色矣此自強之根本一也一日嚴軍政自古談兵之書以一語賊之曰兵貴練而已國家養兵數百年司農所入大半以供軍餉乃粵逆創亂曩之擁厚祿顯爵者所率弁兵莫不望風披靡此豈兵之真不足恃歟將帥習於安逸官弁習於驕肆兵丁習於怠惰存糧冒餉老弱充數不但兵不知兵將亦不知兵無怪糜爛半天下也今日之情形則又不然向時所謂驕肆怠惰之官弁兵丁業已化為烏有各省水陸提鎮多由戰功擢各省兵丁亦多另行招募非曩時不知戰陣不習操練者可比自此訓練有方不准沾染習氣自必事半功倍然防微杜漸不可不嚴倘提鎮稍事安逸則官弁即習為驕肆兵丁即習為怠惰天下事挽之甚難敗之甚易居今日而不痛加整頓則天下之兵又成虛設豈不大可惜哉然欲練兵必先足食兵餉原有定例兵米亦有定數近因經費支絀所發兵餉或七成八成不等且有同在一省所發不一或七月八月十月亦不等至兵米有向在各州縣給領者現亦隨餉或七成八成不等又或每石折銀若干輾轉核扣不足以贍一身又安望其專心操練乎臣愚以為各省之兵缺額不補則可缺餉少發則斷不可擬請旨飭下各督撫查明舊制發給滿餉兵米亦照定例發給不准折銀扣食足則兵足老弱不汰自去如有攤扣兵餉吸食洋烟有官弁兵丁殺無赦庶幾軍政日嚴緩急可恃此自強之根本二也一日端士習夫言自強而歸之士習其說似近迂濶然士為四民之首人心風會國之轉移軍興二十餘年卒能削平大難由於士氣團結故也古者教士於庠序學校今日之教官猶其道意然名存而實不符矣近時士習祇行立名有國不乏人而不顧名義趨利若鶩甚至武斷鄉曲挾持官長

者比比皆是州縣各忍調停布其了事而教官不敢過問此就士之桀黠者言之若夫良懦之儒安於守己偶有小事與官場交涉地方官痛抑之或辱毆之而教官亦不得過問以至士習不振刁生劣監更得肆行無忌此皆教官無權故也或曰教官冷曹閒職無法律以正人心無恩賞以激士氣其隨波逐流委蛇進退亦有無可如何之勢不知教官之不足有為者由於在上者視為可有可無之官耳誠能顧名思義所謂教諭訓導者其義安在昔宋臣胡瑗為湖南學教授設經義治事兩齋以教從學之士千古稱之彼獨非教官乎誠得訪求一二稱職之人樹之風聲予以拔擢天下聞之靡然向風未始非挽回士習之一策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學政時時訪察教官之賢否賢者量加保升不賢者即行參撤原幾士林觀感而人心日歸於正風俗日趨於厚此自強之根本三也一曰蘇民困民之困不因於 朝廷之法令而困於奉行法令之人瘡痍之氓生計窮蹙錢糧原屬正供而浮收勒折民不聊生訟獄本求伸冤而拖累稽延永無了結人命盜案一役下鄉數家破產至於抽釐助餉出於萬不得已各省苦累極矣而百物昂貴其受困終歸於民居今日而欲蘇民困其計果安在哉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仍不外乎開地利而已兵燹後江浙安徽等省荒田極多至今未能開墾議者輒欲辨屯田屢經奉 旨飭查各省大吏俱以為難行前兩江總督曾國藩覆奏亦以為窒礙多端未能試辦然則今日之荒田竟將任其廢棄乎臣愚以為欲開荒田仍應聽民自墾設名自墾非寬其賦稅不可荒田之不墾固由於耕種人少資本太重而究其不敢承墾者實由地方官徵斂太急其中報上司者不實不盡其取諸百姓者搜刮無遺耕種之計朝廷定催科之吏久來按籍而稽不遺餘力一經入冊即使復荒亦必完此空糧相彼下民何堪此苛政乎誠能寬其禁令而經開荒者一概不問或種豆麥或種蔬菓或種竹木悉聽其自便總使小民有利可圖數年之後利息果厚酌量科徵必須分別厚薄斷不能照向來米數一律起科一鄉如此一縣如此推而至於各省各縣皆如此安見大利不可漸興乎或謂禁令一弛下則擾奪紛爭上則中飽舞弊

而公家獨受其損此誠難保其必無然地方官果能盡心民事嚴懲蠹役則諸弊悉除利源不涸豈可以啗廢
食坐令數千萬頃地畝竟成石田乎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就各省地方情形剴切勸諭多墾荒田寬其賦稅
以厚民生而培元氣并通飭地方官嚴懲牙蠹訟棍速理司訟案件不准姑息遷延至釐捐雖不能停不妨酌
減二成恤商即以愛民自古富強之策未有不從百姓始此自強之根本也以上四端就 臣管見所及分析
縷陳如果根本既端一面寬籌餉需廣購船砲軍人等項以備不虞之需庶基址既固規模益闢內外本末無
不具矣是否有當伏乞 硃擇施行若夫輔翼 聖德以端本原遴選賢才以膺艱鉅嚴官寺以抑僥倖減營
繕以裕度支伏讀疊次 懿旨俱石 皇太后聖慮之中無俟臣工總總過慮臣尤伏願 皇上兢兢業業慎
終如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而絕無急功近名之心常抱卧薪嘗膽之忱而不作耀武觀兵之舉天下幸甚區
區愚誠不勝戰栗屏營之至

請飭廷臣直諫疏

闕名

竊京師自同治四年一冬無雪上年春夏缺雨冬雪又復愆期近京一帶地方麥皆未種今年亢旱如前我
皇上勤恤民瘼屢經設壇祈雨旬月以來風霾間作欲雨旋止畿南赤地數百里旱象已形人情惶懼夫水旱
為災古今皆有而自來英君哲后因是而益加修省者誠以災眚之成由於政事休徵咎徵其應不爽方今

朝廷勵精圖治庶政修明所謂咎徵固無其理然天下之大萬幾之煩用舍弛張豈必一無過舉彌縫臣救責
在臣工應請 飭下在廷滿漢言事諸臣於時政得失盡心獻替老意指陳毋循故常無避忌諱言有可采立

予施行庶上下之情通而天和可期感召矣抑臣更有請者治莫要於求言德莫大於從諫政令所布以為是
而行以知其非而立止此聖人之無我何損日月之至明臣伏觀近者夏同善諫 幸停親王府第 諭旨稱
循舊章以折之倭仁諫設同文館 諭旨令酌保數人另立一館以難之此二事在 聖心原自有權衡而羣

情遂不無疑惑謂 朝廷開言路之時而述似杜言者之口謂大臣盡匡弼之義而轉使有自危之心臆揣私度未能相喻誠恐敢言之氣由此沮唯阿之習由此開此臣之所大慮也伏願 皇上宏翕受之量屏除成見惟善是從則求言之 詔不徒循其名而益副其實臣愚誠所迫冒昧直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時務論

闕名

與言政者言復古則羣焉舌橋而咤且迂笑之與議政者言救時庸者曰幸相安於無事諛者曰天下治安久矣蓋勝前古非所得而議夫言治者觀於目前之效則易明也今內則國藏空虛民不安業會匪潛結伏莽之戎屢起近三年之間前後以十數雖旋即撲滅而滋蔓已深外則先亡琉球旋失緬甸印度近者法奪我越南英人進規藏衛朝鮮叛而外附俄坐收帕米爾地千里藩屬侵削殆盡外國富強中國貧弱不可以言治我欲無事彼屢生覺不可以為安於是習於夷者未聞治道欲一切易中國以洋法不求其意惟稱其法不師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財力以從事海防洋務未收富強之效徒使國興聚斂而官私中飽此不揣本而齊末故欲益而反損於是拘於虛者閉明而塞聽耳食而目論以為一切宜報罷不者以為天下缺問何以策此時則烏粹嗟謗之於無策然則古誠不可復時信不可救雖有聖者無如何哉習於夷者曰世局之變非聖人所及知外國之善治又聖人所未見古今變局相逕庭不能以聖人之言治治也即有聖哲復起亦必師於外國拘於墟者曰中國自有法度富強或聖人所不取未聞變於夷者也二者之論交關於朝野不和於中國而臧與訖皆亡羊其謬相等皆亡治術之本矣夫不能富強且不能為國又安能致治夷夏之辨豈因富強乃夷之乎世局雖變富強之道則不變豈可以己之無術厚誣聖人乎以余觀聖人之論治先富而後教由兵而反禮其始務在富強其術具在六經而周官尤備外國未習其書而能得其意故專勤其始務而遂收其初效中

國家承平而安之既久書生不問時務仕者守成法又不求經術故習其書及反亡其意猝見外國之富強震惑於心目以為自古所未聞聖人所不及是非惟不知聖人之治術并不知外國之富強何由而致也誠求外國凡富強之故乃隱合於聖人經術之用則言救時之策者孰有踰於復古乎請證其效外洋之富在工者四一都會率有工作廠一區以至數區或官督而工作或民集股為公司其出入一聽於王廠會計而百工服事受值焉此周官攷工之事也昔者嘗以冬官為闕矣以余觀攷工三十二工即冬官事典一職言乎審官則當言乎出入有稽言乎兵制則備矣冬官蓋未嘗缺河間所得為完書非取而補之蓋故書然也五官皆自卿至下士凡六等其下乃有庶人在官冬官三十二工皆不比於士而其上壙僚焉斯讀者滋疑求其說而不得故謂之缺耳夫孰知事典之為職非儀文之謂乎司空為三公之兼官其屬士夫分領於五官之屬猶監督也經則既言矣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明乎百工之事固不可以治且為也故以別於士大夫而謂之事職其食由下士以降其等視庶人在官而又日有省察月有攷工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故曰以能甄食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日省月試饒厚稱事所以勸百工也經意甚明其金革羽毛骨角珠玉漆枲絳材徵於九貢與及虞衡所掌山澤之農初不煩出帑而充狝自餘焉舉諸多空命諸百工制以成器誠輕入而重出民見其利用不見其聚財而府庫已富矣訪外洋工作廠之制民廠多於官廠其金革羽毛骨角漆枲絳材集財而斂賒與古少殊餘俱不異其效二也泰西諸國例皆同平人有罪則罰令坐監工作以國服為贖期滿而舍此周禮司空之極也周禮國之有罪納之圜土而施職事役諸司空又卿師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其役自三月至於暮上罪在司圜者乃三歲而舍言辟則為罪罰可知言役則為工作抑明矣此則服罪者無間民役工者恒省費其效二也俄德法諸國有工兵供差兵巡捕兵營取馬隊礮隊步兵之羨為以充其額此既不能乎工作又未嫻於武藝故用以服工作之役事即以

兵法則仍如卒伍亦備非常機調此周禮司隸之治也司隸掌五隸之法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隸任器任者任重之事也器者任重之器也精者為之置類收儲百官者凡百官府也即非隸職所謂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牛助為牽傍之屬此則民無棄材工無冗事意在養民而費已節矣其效三也外國之車政咸畫一矣其自火車馬車載車東洋人車皆作於公司車出而稅入舉國之所用悉備於數廠皆有號數以備簡稽以周禮巾車之職也攷工車造於輪輿而入於巾車夏篆夏縵墨車棧車役車凡五等凡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者入齋於職幣職幣欽官府都鄙與凡邦用財者之幣古者有賜車馬故其始受車於巾車無入齋事毀折而入齋者為將易之也凡賜闕之謂有公車無入齋故闕而不會明其餘皆會矣不在等者用無常則貨之於民隨其所用法久少變通其民用之車或聽民貿轉故記申言命車不繫於市命車既數數而易入齋自源源而來良車散車雖聽民得貿遷而官制精良貨者自聚故天下車同軌而當自生外國無儀等車廠不掌於官而各公司以會為聯市價不貳有掌於官之意其效四也在商者四其鄰邑按居戶多寡遠近而立市同一業者州處一區分段而立市租視市之興替為市租增減古者闕闕謂之廛周官建國面朝後市其駢闐列肆皆度於司空營於匠人以授民居而令之賦因以廛為市租之名孟子言許行之徒捆屨織席故願受一廛記曰市廛而不征謂惟取市租而已廛人掌歛市質布罰布廛布入於泉府古者典質掌於官市禁多舉罰制又密矣而且勿具論廛市之取市租則甚明惟立市則掌於內宰屬之王后此先王之禮文順陰陽之義其貴亦君之主矣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令外域市分地段同業而居異市或聯為一公司蓋得其道意分地段則價不得私從聯公司則貨無所居奇而亦不至踴滯市租所入以市業為衡以屋舍為限即無有畸枯其效五也夫商賈之事貨財所出入非情通而事習則乾沒中飽浮費之事多不能以官法治也外國之市利君民共之官商共集股而商主事凡一市

事皆立公司數公司聯為一商會皆有首董凡商會之程式皆定於首董而質成於商部其市肆則有首董者用賈人周官常用賈人矣其次在府史之間則官總其司而賈為受事至胥師賈師至於肆長由二十肆一人以至每肆一人上無所統胥師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賈師掌其次貨賄之治辨物均平展成奠實則事專其成矣而無爵等則猶之庶人在官可知也此如今豪家之用主閭舉肆以付之惟以時權其子母稽其盈耗胥師賈師及於肆長其秩為庶人在官則祿不得加於其等蓋令其入財共賈以孳息此既習於賈又習於官則情通而事治其所司又係於己利則乾沒中飽浮費之弊不生而國之生財可坐而理肆長言欽其總布則其肆不專主私財西例商會公司皆民間集股公家如入股付官本以聽於公司如別立官肆則權於商部從其商會公司之式主肆皆用賈人積資勞以次升為總辦得積財以增股而不獎以官其效六也中國之關稅似密而實疏老子有言治大國如烹小鮮魚煩則碎治煩則亂也處處而幾謹步步而留難商不困於征而困於旅食不耗於正稅而耗於中飽矣說漏之途愈興關譏之設愈密一局則委員管記吏胥以數十計既糜費正等而侵漁又倍焉名與實交失其何取於此外洋諸國於稅務惟征於所產之地核於出關之始稅於所鬻之鄉凡三則己與之實斷聽其行遠關則有譏而無征取稅之途既簡而易稽司關又絕其入財之路則說漏者少而中飽亦無藉而施此於古為尤近貨也周禮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舊詩正為征以余觀周禮無假正為征則謂正其不正也不物者為器不中度犯禁者貨之禁出於國門者也故其罰重并財物而舉之則司門無征國中之所產與若成器既稅於中國明矣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征則關之征也屢則市之稅也關征而及屢則何居蓋費於國中則屢取也少貿遷出關而行遠則屢取有加市屢而門譏至關乃綜其出入三者聯而若一焉故曰以聯門市也然後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猶今洋貨入關隨其所往其效七也管子有言古者立其君而手實故興鹽菜之利

計口以授養國富而民亦足而輕重之法亦由此行也俄美及泰西諸國每一都會寬鄉其民產歲出若干磅及先令法郎盧布皆有簡稽職於總司會計度支官而質成於戶部視今歲之所入量來歲之所出以為賦稅增減之數故下不得通而中不得飽取之裕如令中國乃稽於臨取之時與既取之後謂之比較此庸有及乎雖嚴罰厚賞猶不能禁況賞罰皆有常憲恆不逮其所獲則何為哉即誠有竭力奉公而有資於上或重困於下何則未得其輕重之實也周禮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粟夏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而州長以下咸以歲終會成司會以九貢九賦九功令財用而聽其會計以詔王及冢宰廢置事事而周知量民其出以為國入未有以國而患貧者也況天下乎效八也泉幣者所以劑百物之盈虛物產豐則錢值昂物產歉則錢值減故有輕重之名有時多亦患有時少亦患此徒知少之為患而未知多之為患也外域之地產不饒錢價常輕物價常重其地舉財若易而日用之不資此泉幣浮於物力較然也故彼法廣采五金制錢幣以徠遠貨利行費於中國地產尤致意焉先王之道則何術不備乃升人則為之厲禁而守之非時不采職金之掌金錫受其入征者則頒於為兵器之府大府內府外府職內職幣所司皆九貢九賦九功之入逆攷斂施而已泉府惟取市之征市斂市之不售貿遷有無化居而鼓鑄無聞焉夫豈缺畧而無徵蓋知錢幣國之本矣司市曰山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山荒則地產不生札喪則器物少成物少則價昂而民財則不給於用於是乎作布以徠遠貨遠斂藏也此古與夷事相反而因時度地以操輕重平準其意乃順合其效九也外域刑簡民麗於法皆罰以出財入官其聽訟也官司重取焉明著為令罰之為政古矣堯典金作贖刑周官之言罰者屢司救曰民之有哀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胥師之有誅罰也質人司關之有舉罰也廩人斂其罰布矣職金入其罰金矣於後甫侯訓刑更詳定罰錢之格著以為律夫財者民所愛惜也而麗於刑而命之贖方且感上之仁